

以及辛亥五年四月尹清，陈□、赵俊元等为追荐亡父普作燃灯大会的题记等。

十、伯153窟（谢187窟，敦煌研究院387窟）——今存府主大王曹保安修窟造像题记甚残，伯希和笔记尚可补数十字。此外尚有题记10余条今已不存。其重要者有“衙前正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康建留”题记。

笔者撰写此文承蒙黄振华先生多所鼓励和帮助，并对少数民族语种进行鉴定、翻译，谨此致谢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研究中心

## 吴大澂手批《弟子箴言》

寻 霖

《弟子箴言》为湖南益阳胡达源所撰。胡氏字云阁，嘉庆进士，授编修，晋国子监司业，转侍讲，侍读左庶子，升学士，大考擢少詹事，日讲起居注官，年六十四卒。所著尚有《妙香轩古文集》。清中兴名将文忠公胡林翼即其子。书凡十六卷，分为奋志气、勤学问、正身心、慎言语、笃伦纪、睦族邻、亲君子、远小人、明礼教、辨义利、崇谦让、尚节俭、儆骄惰、戒奢侈、扩才识、裕经济。全书融会先儒诸说，皆心得之语。胡氏自序云：“匠者之有规矩不易之法也，儒者之有教令不易之理也，浸灌乎仁义中正之理，以范乎准绳规矩之中，要必自弟子始。程子曰，人之幼也，心知未有所主，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，使皆盈耳充腹若固有之，后虽有谗说摇惑，不能入也。然则教弟子者，岂

可以不豫哉”。胡林翼尝追述其先人为学，云：“先宫詹之学由宋五子以上推孔孟之旨，而尤严于公私义利之际，始于切近以致远大。尝谓为学自蒙养始，故其教人必以朱子小学，近思录诸书为先，且力践诸其躬，卓然不惑。及林翼授书，则一一以是为教。”曾国藩亦尝言：“少詹君而纂《弟子箴言》十六卷，国藩实尝受而读之。自洒扫应对以及天地经纶百家学术，靡不毕具。甄录古人嘉言，衷以己意，辞浅而指深，要攻学者自幼而端其所习，随其材之大小，董劝渐摩徐底于成而已。侍郎（林翼）开府湖北以来，即以移风易俗为己任，自部曲之长，郡县之吏及百执事，片善微长，不敢自暴而褒许随之，或有过差，方图盖覆，谴亦及之。与其新，不苟其旧；表其独，不遗其同。上下兢兢，日有课，月有举，当世推湖北人才极盛。侍郎则曰，吾先人箴言中育材之法如此。”可见《弟子箴言》一书对胡林翼影响甚巨，林翼亦尝言生平学术尚不足《箴言》什之一二。湖南学术，盛于晚清多理学，少考据，故湖南人多以天下为己任，而不孜孜于词章训诂。自曾、左、彭、胡“戡乱中兴”，谭嗣同、唐才常戊戌维新，至毛泽东刘少奇社会革命，莫不如此。尝有一说，毛泽东曾有一名曰“学任”，意欲学梁启超致力学问，其师杨怀中（杨开慧之父，理学家，崇尚胡林翼）言：以君之才干，当效胡文忠匡济天下。遂赠毛一部《胡文忠公全集》，毛爱不释手，并将字取为“润芝”（因胡林翼字润芝），此书今仍藏长沙第一师范，几乎每页皆有毛亲笔批点。

《弟子箴言》自道光十五年首刻后，又有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浦圻但湘良重刻本，并于书眉上加上了其时湖南巡抚吴大澂批语。吴大澂（1835—1902）字止敬，又字清卿，号恣斋，江苏吴县人，同治七年进士，历任编修、陕甘学政、太仆侍卿、太常寺卿，广东巡抚，光绪十八年任湖南巡抚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中日甲午战争期间，请饒出关作战，兵败罢官回籍。吴氏工篆

书，中年以后，又参以古籀文，书法益进，酷似李阳冰，又以其法作钟鼎文，为世所推重，好集古，所得器最多，手自摹拓。所著二十余种，多为金石书法之作，故人只知其为金石书法家，而不知其又为理学名儒。

重刻本增一但湘良序及一吴大澂序，但序言：“吴县吴濠斋尚书服膺此书，以为有裨世教，公余省览，有得则评识于眉端，大旨与官詹之意互相发明，俾读是书者如瞽之有相，夜行之有烛，裨益后学盖非浅鲜……及官湖南，值尚书来抚是邦，以评本见示，取而读之则知尚书学问经济亦不无以是书为本。名臣勋业先后辉映，而湘良皆得厕身其间，默证是书，一一符合，快何如也。因取尚书评本叙而刊之，后之读者知文忠公渊源之所自，与运书致力之所由。”吴序言：“余于同治壬戌入都应北京兆试得见此书于彭文敬公家，访诸厂肆，竟少传本，乃约同人集资覆刻于吴门。视学关中，时曾以给诸生之好学者，光绪癸巳春，由长沙赴常德诸郡校阅营伍，道出益阳，谒文忠公祠，访知书板尚存箴言书院，省中各书院肄业生鲜知之者。余于公余之暇，时加省览，默诵而深思之，与三十年前之所见又有不同者，反之身心，证之阅历，验之风俗人心，言愈浅者旨愈深，玩索而有得焉”。

今吴氏亲笔批注本尚存本馆，批语凡二万余字，几可汇编为一小册子，共四册，封面皆有吴氏识语：“光绪癸巳年（1893）十二月十一日读竟，携至求贤馆，手录先生训俗语六条，交裕守刻之，颁示各书院肄业诸生。光绪甲午年正月初二日读竟，大澂敬识于湘水校经堂。”书后又有萍乡文素松（生平待考）识语：

“民国十九年十月见吴濠斋先生手批《弟子箴言》一书于武昌书肆，前后凡五百条几二万言，皆做人处世之道也，可与胡潜甫（即胡达源）先生箴言相媲美。亟以重金致之，拟付景印，供诸同好并以自励耳。”

由此可知，本馆所藏吴氏批注本即但湘良重刻时所据底本。

后但氏将底本携回湖北，不知何故流入武昌书肆，为文素松所得，又传回湖南，终入本馆珍藏，恰如古人所言，“冥冥之中若有神护。”

今以吴氏批注本校但氏重刻本，发现异同处甚多，有误刻者，有漏刻者，有底本误而重刻本不误者，有因底本不清而刻本误刻者，如卷一“胡文忠一生本领只是以志运气，志所能及处，即气所能到之处”条，批本作“以气运志”，卷二“浮躁之病，以重字为良药”条，刻本漏刻。同卷“见得理明，自然动与古合”条，刻本“古”作“占”。卷十“义利之界不严，便堕入小人一流”条，刻本漏一“堕”字。同卷：少年存心便如此，父师之教耶，抑禀赋之独厚耶”，“父师”刻本作“父兄”。卷十一“物我无间，何以能犯而不较”，应为“物我之间”，底本、刻本皆误。卷十三，“清谈之流弊，即骄惰之病根。而当时以才智自矜，睥睨一切，几于举国若狂，有识者早知其必败矣”条，刻本脱“而当时以才智自矜”八字，等等凡数十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因批本眉头宽大而字小，刻本眉头窄小而字大，但氏重刻本在刻吴氏批文时便将各条批注依次后移，以至批文与正文不符，张冠李戴。

《弟子箴言》“自洒扫应对以及天地经纶百家学术，靡不毕具，甄录古人嘉言，衷以己意，辞浅而指深，”而吴批“大旨与宫詹之意互相发助，俾读是书者如瞽之有相，夜行之有灯，虽是封建士大夫所作，其目的为维护传统道德挽回世道人心，然其中一些内容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，如“立志为学者第一要义，立志为圣贤，为名臣，为循吏，有此志乃有此事，如射者之有的，志在中的也。中与不中则功力之浅深判焉，学问之道亦如是”，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，此富贵之所以不如贫贱也，若贫贱子弟而歆慕富贵，是谓之无志等”，诸如此类，谁能言其“糟粕”、“腐朽”。即如曾国藩辈，其教子书，家训，如今也一版再版，

毛泽东于与黎锦熙札中尝言“愚意所谓本源者，倡学而已矣。惟学如基础，今人无学，故基础不厚，时虞倾记。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，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，使以今人易其位，其能如彼之完满乎？”而胡氏《弟子箴言》及吴批，其言为人处世，谆谆教导，苦口婆心，实有过于曾书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南图书馆

## 《诗品上·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》考辨

许云和

《诗品上·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》有云：“初，钱塘杜明师，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，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。旬日而谢玄亡。其家以子孙难得，送灵运于杜治养之，十五方还都，故名客儿。”郝昺衡、许文雨两先生认为，文中“旬日而谢玄亡”句有误。郝先生考证说：“按《晋书》，玄卒于太元十三年，时灵运已四岁。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并有‘灵运幼便颖悟，玄甚异之，谓亲知曰：‘我乃生璩，璩那得生灵运’之语，皆与旬日说不合。本传谓：‘父璩，生而不慧，为秘书郎，蚤亡。’则玄之为璩之伪，无疑。”（《谢灵运年谱》，载《华东师大学报》人文社会科学1957年第3期）许先生的考证也说：“按沈约《宋书》本传云：‘谢灵运祖玄，晋车骑将军，父璩，生而不慧，为秘书郎，蚤亡，灵运幼便颖悟，玄甚异之，谓亲知曰：我乃生璩，璩那得生灵运？’若记室所云者不误，则灵运生甫旬日，车骑何能辨其聪慧，见亲知而叹之耶？仲伟殆误其父璩为祖玄欤！”